

## 倪柝声夫妇的见证

**仰望**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；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（来十二：2）

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，把衣裳洗白净了（启七：14）

**1969**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，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。我的姨婆倪师母（张品蕙姊妹）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，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，公公（倪弟兄）入狱后，她曾一度入狱受审，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。在文革中，因为公公的缘故，她被打成「反革命份子」，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。婆婆身体很不好，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，但自始至终，她一直坚心仰望主，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。」

**1969**年夏的一天，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整夜，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，并夹杂着谩骂恐吓声，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，但却没有听婆婆一声言语。过了许久，婆婆被押出来，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，身上也多处伤痕。多次她被揪斗、游街，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。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高举双手，手上套着鞋子，头上带着纸做的尖顶帽子，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、羞辱，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，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。但几个钟头下来，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。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，分别一一喝问她们：「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？」她们个个都坚说：「信！」红卫兵们气极了，拾起地上的皮鞋，一下一个扔在她们身上、头上，说：「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！」感谢神！在所有的逼迫中，神与她们同在，赐力量坚固她们。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，都觉得很喜乐，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。

**红卫兵**把所有的圣经、诗歌都抄家抄走了，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的藏了几本。有一次，外面小孩爬墙，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，婆婆又被定罪一次。我信主之后，一次偶然在大树后面发现一本圣经，真是欢喜万分，那也是婆婆藏的。在那些没有圣经的年代里，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于我实在太珍贵了。

每天早晚两次，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，当时她虽在狱外，却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。任何过路人，包括小孩子，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、唾她，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份子。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，婆婆对我说：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（林前四：9）圣经上早就命定了。」在所有的逼迫中，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，始终是靠主站住，没有羞辱主的名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「白头发」，人人都知道，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，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，和非人待遇的。为了主耶稣的名，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。

1970 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，(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)，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。1971 年春，我临别上海前，婆婆流着泪对我说：「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，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。」我在农村蒙了主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，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。

公公(倪弟兄)于 1952 年被捕之前，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，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，但是他受神的呼召，要「回大陆去，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」，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-----「我的结局，不是被提，就是殉道。」他回来后不久，即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。1967 年，15 年刑期满了，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，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：「倪柝声放弃信仰了」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的了什么？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！为了对主忠诚，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「人间自由」，在狱中 15 年之后，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。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的更大的逼迫，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一起，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，他们越狠的虐待他，自己就越能立功。曾听狱中难友说，公公的一件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，可想而知，为了不放弃信仰表态，他吃了许多苦。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，而他的刑期又满了，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。此期间，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一次。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，事后才知道，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 ----- 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。

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风去世，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。(曾有一段时期，连通信都不准，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)。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仅仅三天，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。她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，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，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被主接去，既不拖累别人，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。感谢主，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，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，在医院里十分平安，全无痛苦的被主接去。

婆婆去世后，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，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，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。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间，他似乎有预感，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。他信中十分迫切的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，好在病中服侍她。当大姨婆(倪师母的大姐)与孙女一起于 1972 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，知道他的心脏极其衰落，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分痛心的事，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。事后听同房的难友说，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，想早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。他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，他曾说：「我的刑期，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赛跑，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，就可以好好服侍她，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」

公公入狱前，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，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，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。当公公被捕时，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、莫须有的罪名，来诬陷他，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。但婆婆对他最了解，婆婆说：「他们说他的这些事，都是根本没有的。」公公为主的缘故，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。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，婆婆还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，以后转去青东农场，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，再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为婆婆的离世，公公非常难过。听同牢的人说，他曾悲痛多日。四月二十二日从他给大姨婆的信中，知道他「维持自己的喜乐」。这些年来，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，并没有使他气馁，因为他所仰望的，乃是这位叫我们永不失望的神。

1972年6月，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，说公公已去世。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，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，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。他的难友告诉我们，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，他们在他垂危时，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。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，被拖拉机载着颠簸，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，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，在途中公公被主接去了。临离去前，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，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，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，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-----『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人赎罪而死，三日复活，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。我信基督而死。倪柝声。』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，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。

劳改农场干部还说，他写了许多笔记本的「反动日记」，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，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，除非神特别保存它。

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，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，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人祷告，当公公去世后不久，他得救归主了。

公公去了，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的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。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，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，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-----他们团聚在主前。

『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』（希十一：13）『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；因为祂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』（希十一：6）

他们去了，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，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，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。如今他们安息了，但是他们的祷告、他们的果子，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，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，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。

以上文章来自澳洲一位弟兄搜集的文件

愿这篇文章能激励更多的信徒忠心爱主，在这末世能坚守主的道也让更多人因而信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祂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祂自己，为要得着我们，使我们得享生命中永远的福」阿们 .....Mark